

# 華北日報

津滬

The North China Press  
Peiping

號六十四百五第

社址北平王府井大街

電話編輯部四四〇〇 營業部四四〇一

電報掛號五二八七

本報價目表

本埠	外埠	國外
每月八角	每月一元	每月三元二角
全年八元五角	全年十元	全年三十三元
零售每份五分		

本報對於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及各界文化團體之定閱報紙特優待辦法詳見本報發行部接洽

本報第二卷副刊出訂本廉價  
五彩歌舞全 情史如環 諧趣無窮 名歌過雲 妙舞翻新  
（每冊九角）（每份五分）（每份五分）

## 百老匯風流歌王

部對話鉅片 詩意入畫 景色宜人 劇味雋永 全部濃艷

陸海空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籌備處通告  
為通告事：查本會籌備陸海空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中國國民黨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通告  
為通告事：查本會為整理本市黨務，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律師王善昌代理馮夢韓通告  
為通告事：查本律師受馮夢韓先生之委託，代理其法律事務。凡有關於馮先生之法律事務，請逕向本律師接洽。此布。

中國童子軍司令部通告  
為通告事：查本司令部為推廣童子軍運動，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周阿英答復王國棟律師  
為答復事：查本律師受王國棟先生之委託，代理其法律事務。凡有關於王先生之法律事務，請逕向本律師接洽。此布。

遺失作廢  
遺失作廢：凡有關於本報之遺失作廢，請逕向本報發行部接洽。此布。

青年會英文夜校招生  
為招生事：查本會英文夜校，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秦誼庭畫冊  
為畫冊事：查本畫冊，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遺失作廢  
遺失作廢：凡有關於本報之遺失作廢，請逕向本報發行部接洽。此布。

待聘友人前清京師大學畢業生黃英漢教授有現擬充當教員如有願  
遺失存單聲明作廢  
遺失存單：凡有關於本報之遺失存單，請逕向本報發行部接洽。此布。

律師薛英通告  
為通告事：查本律師受薛英先生之委託，代理其法律事務。凡有關於薛先生之法律事務，請逕向本律師接洽。此布。

財商學院暨英文夜校  
為招生事：查本院暨夜校，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北平三基小學學校  
為招生事：查本校，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北平崇慈女中  
為招生事：查本校，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北平崇實中學  
為招生事：查本校，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預公爺府大拍賣  
為拍賣事：查本府，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律師賴銀啟事  
為啟事事：查本律師受賴銀先生之委託，代理其法律事務。凡有關於賴先生之法律事務，請逕向本律師接洽。此布。

天助自助  
為自助事：查本自助，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北平中國農工銀行  
為銀行事：查本銀行，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大衆解決子女教育問題  
為教育事：查本教育，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東安森隆中西餐館  
為餐館事：查本餐館，業經呈准政府，定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屆時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以表哀悼。此布。



撤廢領事裁判權及收回租界

權及收回租界是恢復我國領土主權

社論

對於日本議會紛擾的感想

最近日本政局極不安穩，因議會開會形勢一變再變，最近幾天，朝野兩黨議員，竟用種種手段，爭奪主席，互相打鬥，流血，堂堂的帝國議會，竟變而為肉搏戰的場所，這種出乎政爭範疇以外的行動，真可說是日本政黨政治空前的奇觀。

我們覺得政黨政治，在時代上已經算過去了，這回日本議會紛擾，可以說是把牠不適合於生存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他們在口實上爭辯的問題，絕沒有流血的實質意義，不過是內閣官制的事件，倫敦海約，不過是帝國主義相爭奪權力的工具，對華外交，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緩手，然而政友會及以政友會為首的政黨，這顯明的是一種奪取政權的勾當，不是為民衆利益而奮鬥，再由日本內閣更迭時，首領必須由天皇諮詢元老，再由元老薦給天皇，海軍陸軍大臣的任用，又須由閣員分別獨佔，所以日本政治，由後面事實看來，是一種虛偽的「民主政治」，由前面的事實看來，是證明了政黨政治的破產。

二十世紀的趨勢，民衆的需要，是他們能夠管理他們自己的政治，是他們能直接推選國家重要的官吏，是全國國民的真正的平等自由，尤其要各民族的親善合作，他們不要分流的政黨政治，更不要對建國的殘留，我們希望中國國民，大家共同努力於民權政治的建設，作時代的開拓者。

其次，我們希望日本政黨間，不再有此種不幸的事實，尤其希望民衆在這種苦悶的局面，能夠打破環境，不但對內須將所謂原日所信，勇往直前，以求貫徹對外政策，尤其應將所謂不正確的特權地位，把「中日共有共榮」的口頭禪，化為現實的局面，那便是日本在對華外交上永久的利益，也就在東亞唯一的出路，東亞的和平，非建立在這種基礎上不可。

勦匪將領集聚南昌

何應欽連日分批詢問  
將在南昌開剿匪會議

李匪明瑞又竄擾江華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何應欽連日分批詢問各將領，詢問各地匪況，以便規劃剿匪方略，並開一剿匪會議，公秉諸將，羅羅，譚道源各師長，均已集南昌，會期尚未定。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何應欽昨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並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並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何應欽昨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並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何應欽昨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並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何應欽昨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並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何應欽昨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並電各將領，仍駐防原防，暫緩向沈邱項城開拔。

明日外交組例會

網羅熟悉俄事者列席  
莫全權在京連日接洽

通商復交須慎重考慮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

收回廣州灣

特殊獎勵審查委會  
由中央研究院與各部共議進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外交部例會，將於明日舉行。

建設與政治

邵元冲最近之講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邵元冲最近之講演。

國民會議宣傳週

陝西召集市民大會

【西安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

【西安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

【西安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陝西召集市民大會。

京平遼直通車

本日起實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京平遼直通車，本日起實行。

陳濟棠即將返粵

張李白予以考察名義出國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陳濟棠即將返粵。

溫壽泉昨晨北返

轉達中央意旨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溫壽泉昨晨北返。

苗培成返井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苗培成返井。

以壓迫勒索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以壓迫勒索。

行爲的標準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

【南京八日九時三十分本報專電】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行爲的標準。







### 保權律師團

律師 翁林 敬啟事

本律師團係由北平各律師公會聯合組織，專為保護僑胞合法權益，代辦各項法律事務。凡有委託，請逕向本團接洽，定當竭誠服務，不勝感荷。

事務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文藝月刊

特刊 大優待

本月刊為弘揚文藝，服務讀者，特設大優待，凡訂閱者均可享受優待。詳情請洽本館。

地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好者除劇

國德 禾力氏 戒煙丸

戒煙良藥，功效神速。凡有煙癮者，服此丸後，煙癮自除，精神煥發。本藥係由名醫精製，安全可靠。

地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前門外觀音寺西口路北

精配各種眼鏡，鏡片清晰，價格公道。歡迎各界光臨。

電話：南局一〇一十一號

### 北平鐵路管理局

重要通告

本局為便利旅客起見，特開辦北平至各處之直通列車。詳情請向本局各站查詢。

### Indanthren

請用陰丹士林染色布製衣

美觀合時，顏色耐久。洗滌不變，經久耐用。歡迎各界選購。

### 保權律師團

律師 翁林 敬啟事

本律師團係由北平各律師公會聯合組織，專為保護僑胞合法權益，代辦各項法律事務。凡有委託，請逕向本團接洽，定當竭誠服務，不勝感荷。

事務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大家比一比

新鞋最美

本號新到各種名牌皮鞋，款式新穎，質量優良。歡迎各界光臨選購。

地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唱片

最新到貨

本號新到各種名廠唱片，音質優美，值得收藏。歡迎選購。

地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立止除根心胃藥

專治心胃不和，消化不良。

本藥係由名醫精製，專治心胃不和、消化不良、胃痛等症。服後立見奇效。

### 西單桂香村老南貨店

本號經營各種南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歡迎選購。

###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

郭編輯

本書收錄大理院歷年來之解釋例全文，內容詳實，為法律界必備之參考資料。

地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民智書局

最新出版

本局出版各種新書，內容豐富，涵蓋文學、科學、歷史等領域。歡迎選購。

地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二號

### 商務印書館

小學教科書

本館出版之小學教科書，內容充實，圖文並茂，為學校教學之首選。

科目	新時代教科書	新學制教科書	其他
國語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算術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常識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自然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社會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衛生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職業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美術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音樂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英語	初級1 高級1	初級1 高級1	...



前外大欄欄

# 樓觀大 影電

---

◁日十至日九▷  
◁停不雪風▷ ◁演准夜日▷

巨偉門變奇江全名  
片大法門侯俠湖球滿

演接日一十至日十

## 寺蓮紅集十

男樓八▲	女上點夜	三點	▲時	日	樓下二	樓票價
合樓半場	座下開	一場間	同	▼價	角	

演接日三十至日二十

## 寺蓮紅集一十

演接日七十至日四十

## 集二十

# 寺蓮紅

東安市場  
稻香春  
貨南  
海味店

春節禮品茶葉火腿糟醉臘味歐美食品  
糖菓餅乾各種南貨一概齊全

電話東局  
一九七六

袁邵書畫合作潤

家

人生缺憾無過膝下猶虛婦女善愁更感乏嗣之痛幸而麟兒驟誕則舉家同慶藥自融融然而嗣續之來必有賴於父母之康健苟因器官失職而不孕則雖割治偶有奏效其望亦屬稀微藥更無能為力矣還好婦人之不  
多身虛弱不孕故夫婦器官健全只強  
實血神益廉聖藥紅丸即是天液壯名  
補血強生報告內子身體衰弱者主  
少也況君不周後服韋氏紅色補丸定  
食少症水不調後服韋氏紅色補丸定

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

奉小衛印現敵  
送書生有在局











要  
打  
破  
軍

隊和地方的

世界愈文明花柳病愈發達此誠不易之理從來研究此病者張伯堽大  
夫鮮近來因社會之需要而研究斯病者日漸增多本院院長張伯堽大  
院長年花柳病中最多研究已十有餘年其中因慢性淋病尤難病在後  
四法確能短期治癒中最多研究已十有餘年其中因慢性淋病尤難病在後  
不應有盡有之理也茲將本院診治淋病之各種新出之藥  
北平西長安街九號市政  
府對面電話三百二十六號

前門外北布巷子路東

**花柳病之根治法**

破天絨呢嗶嘰中外布正國華  
荒大一律老尺加二  
減價另備最近各種別莊尤其賤賣

北京花柳病院掛號處啓

水彩畫  
鉛筆畫  
鋼筆畫  
圖案畫  
學畫初步

學生習畫帖  
水彩畫百法  
毛筆畫百法  
風景寫生法  
人體寫生法

北平楊梅竹斜街西路南電話二二三二

要打破軍隊和地方的關係及和個人的關係







# 華北日報副刊

第三八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日  
(星期一)

柴霍甫的書札	白寧譯
啄木	伊甸
孟特約的理想	殷南山
黎明的悲劇	曉晨

## 柴霍甫的書札

英國戈斯作

白寧譯

爲甚麼西歐不能想出一種統一底方法，來編譯俄國的固有名著呢？引用一位近代作家，每次都要選擇一種辦法，那真是十分惱人呢。『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的作者，第一次介紹於英國讀者時，本來叫做『契柯夫』(Chekhov)。不過以前讀他的時候，人們却已經叫他『契柯夫』(Tschekow)了。後來大家覺得那太難聽，於是立刻又重給他取了個名字，叫做『契霍夫』(Tchekhoff)，同時還有兩個與此稍異的名兒，『柴霍甫』(Tchekhov)與『柴霍夫』(Tchekof)，作他的『變種』。

現在高奈特夫人(Mrs. Constance Garnett)，又以『柴霍甫』這個名字，來強迫我們接受了。我很難俄文，但是，我却不相信，一位在一九〇四年還活著的作家，他的名字，辦法會要有不同底六種。『柴霍甫』也是那六種辦法之一，並且他還與其他辦法一樣良好，棄掉牠，我當然是不願意的，何況我，與大多數西歐的人們一樣，從英文譯本裏，認識他的特出天才時，所見到的即是『柴霍甫』這種辦法呢。

## 華北日報副刊

## 華北日報副刊

成的『書札』，以求與他更相近的。在她這部選集之前，她還附入了一篇從一篇，據我們猜想，已在俄國發表過的『傳記』裏『採擇』而來的『傳記』呢。

採擇與刪節，本是件危險的事情，而這部的工作，又作得很草率，不慎重。那『傳記』雖然很長，雖然有許多地方還很有趣，却並不告訴我們他是生於何時，生於何地，也不會說明，甚麼時候，或爲甚麼，他成爲一個內科醫生；更不會說明，何時或如何，他成爲一個寫文章的文人。這些事實——自然並不重要，不過，在『傳記』裏，卻被高奈特夫人『刪節』去了。

雖然他說，他患了一種名為『Autobiographical』(一種唯恐將自我表現出來的精神病)的病症，雖然他的理性太強了，不至於沈溺於自我表現之中，柴霍甫的『書札』，依然是充滿了那類關係書信文學的生命的個人情調。有一封信裏，居然還將高奈特夫人所隱藏着的某些秘密，透露出來：因爲他說：『我，安東·柴霍甫，是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塔甘羅格(Tagantog)的。』

俄國長篇小說之佔優勢，本是這般晚近底一種現象，我們同時也可以注意到，柴霍甫雖然彷彿是很現代的，在那大時代的任何作家還未死去之前，他已經是達於成熟之境了。幼年，他不能不選擇一種職業；在二十歲的時候，他開始研究醫學。因爲他熟知科學上的事實，所以，在他全生涯裏，他免去了許多生命的人所陷入的空想。他特別能常常留心，不使他已這犯生命的定律，而對於那班自命爲『自然派』的荒謬之處，他也是以爲好笑的。

在某一封信裡，我們還發現這種奇怪意見：『藝術作品的條件，並不常常與科學事實完全相吻合。』如果令他把這句話加以解釋，說，那是件頗爲有趣底事。聲譽最高底小說家們，都會描寫過好酒之徒，因『自然』(Spontaneous combustion)而死去的奇聞，都會有過這樣的一種充滿了活靈活現底觀念。然而柴霍甫，是不會將那爲他自己的醫藥知識所認爲不可能的情景，寫入小說之中；無論如何，他總是得助於他的優越底理性，他才寫『我不願意屬於那類只憑他們個人的想像，而闖入一切事物中的人們』。

不過，恰如柴霍甫所言，假如他的夫人是『醫學』，則『文學』——即是他的情婦。一開始，他的『書札』就給我們兩種動機的印象：一種是對於人生的不易滿足底好奇心，一種是將他的觀察化爲耐久底形式的不可抗拒底衝動。在孩童時代，我們發現，他曾受過屠格涅夫及亞歷山大(Concharev)很深的影響。這倒是一種有趣的選擇。因爲，這兩位作家，全是純粹，朴直底人，完全沒有那種，在另一方面，是佔據着托爾斯泰及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思想，且使他們具有如此奇異底預言意味的福音式底狂熱情感。

後來，當年青底柴霍甫正活動於文學界的時候，那常常以仁慈態度看待他的托爾斯泰，却失掉他『僅是一個非常聰明底攝影術家』。他自然不僅是一個攝影匠人，不過托爾斯泰却察覺了他缺少了那種對於預言的熱烈情感。在這些『書札』裏，那種熱情特別缺乏，並且適得其反，他們都充滿了銳利而有底觀察，充滿了憂鬱底思想，對於極細微底變化，他們都能反應，但始終沒有絲毫傾向於改造，或甚至於指摘，的趨勢。假如我們跟隨着他，柴霍甫一定會將那些人間的印象，分給我們。和他在一塊兒，我們會發現人生很繁雜，很困難，但非常有趣。所有一切使人生愉快和苦痛的細小而易消失底事件，都如光與影的效果一般，在他那信札的鏡上，迅速而閃爍出來。像『海鷗』(The Sea-Gull)中他所創造的特里果

林(Trigorin)一樣，他暴露了他的本來面目，而我們也親眼看見了他那活潑底藝術創造與他那俄國民族性的萎靡之間的爭鬥。

在二十一歲的時候，他開始寫，且不久在報紙上發表，短篇小說。他一開始，即是爲金錢而寫文章，雖然後來有時他已經有許多錢了，像貧窮底亨利·穆爾(Henri Murer)一樣，他還是不息地追逐着『Cet animal féroce qu'on appelle la piece de cent sous』(『那爲人們呼爲『蘇』的猛獸』)。貝魯先生(Mr. Maurice Baring)曾經說過，柴霍甫『代表那『俄土戰後』的俄國生活與文學的停滯時期』。在讀這批評的時候，我要假設他所想的是這位小說家早期的作品，因爲以之來批評他成熟期的作品，那彷彿是不大公允的。

自然，在一八八六年及一八八七年，柴霍甫寫他那些本來很引人注意的小說和雜記的時候，他那堆幾乎毫無色彩的細膩描寫，誠然是代表一種停滯的精神，一種大風雨前極端靜止的現象。自來就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懂得俄國人那種嗜好意外事件，喜好依次地記載小事的特質，無論那些事件本身的重要如何，也無論他們是不是與他事件毫無關係。只要他們是意外事件，就足以喚醒那些不可思議底俄國人心中的熱情。這一點，在柴霍甫早年底書札中，已經解釋得很詳細，很有趣，此地這一段不多是隨意選錄出來的信札，這一段已經可以給我們一種他『書札』的變化無常底任情態度之觀念。

## 華北日報副刊

## 華北日報副刊

『作一位大作家，倒是不很滑稽的。開始去作一個作家，却是種可怕底生涯。從清晨工作到晚上，而所獲還是無幾。金錢竟如漏網一般的希貴。我不知道拉和特林特林(Shchedrin)』

在柴霍甫的『書札』裏，還有許多關於柴霍甫作文方法及其他與現代作家的關係一類的記載，這類記載，也只有文人的書札裏，才是牠們適當的地方。關於第二類的記載，因爲我們大多數都不熟悉他所舉的人名和書名，對於我們，總覺得有點模糊之感。格里果洛維奇(Grigorievich)之作品，對於柴霍甫天才的影響，顯然是十分重要的，假如我們能參考那些作品，則一定特別有趣。那位二十年前死去的格里果洛維奇，彷彿即是屠格涅夫的先驅，他彷彿還寫過許多與『堆快鏡所攝快景』相類的作品。同時這也可以提示給我們，柴霍甫所運用，所完成的方法，正是這位小說家所運用的技巧。不過我並不曾發現格里果洛維奇的作品已經譯爲英文，甚至於法文或德文的譯本，我也不能發現。柴霍甫同時也非常讚賞皮撒姆斯基的小說，他的『那堆快鏡』，有幾部已經有了法文譯本。

不過事實是，仔細讀了如柴霍甫這般可愛底『書札』的作品之後，則可以證明，在我們所說了解俄國思想之先，還有多少工作須做。生於西歐的我們，在這呼爲俄國文學的神秘大陸裏，以前只會開闢過幾條窄區，曾測出過幾塊特殊地點。

有一位旅客却與這測出的國家十分熟悉，那位旅客即是高奈特夫人。這一次，也和以前各次一樣，她給我們一個詳而又恰當，又流暢，又可愛的印象。

啄木

啊！  
庭院中：啄木鳥  
在靜寂的晌午，  
響亮，  
單純。

荒枯的枝上，  
冬日少見的羽毛色，  
一隻啄木在那里停逗。

——  
會驚嚇着牠麼？  
弱的心靈。  
泌到眼邊的淚呵！

孟特約的理想

一九三〇，十二，中旬。

西班牙 亞梭林 作  
殷南山 轉譯

照這樣說來，他會是一個很愉快的人嗎？

的情形如何，不過我(在莫斯科)的住屋，却是冷而多煙的。他們像以前一樣，只有依偎一方給烟我吸。那還簡直不是紙烟！又硬，又潮濕，且與香腸相類。在吸之先，我還得點燃洋燈，在燈上將紙烟烤乾，然後才能吸着；但洋燈一冒煙，紙烟發響，轉爲棕色，把我自己的指頭都烤了。這真足以令人急得自殺呢。現在我多少有點病了，我已漸漸化爲一隻枯槁底蜻蜓了。』

柴霍甫寫這一段的時候，屠格涅夫，皮撒姆斯基(Plisensky)陀思妥也夫斯基，已經先後死亡。俄國文學，已經進到了一種新底局面。當時，柴霍甫主要底敵對作家，是科羅連珂(Korolenko)，他來得比較『嚴肅』，也比較是站在托爾斯泰的統治之下。到了二一八〇年，柴霍甫生活中，又發生了一樁重要底事件：幾乎有百頁的篇幅，所選的全是在那次赴遠東的重要旅行中他所寫回來的信札。凡讀過他那篇特出小說，『草原』(The Steppe)的讀者，一定是會記憶起那種以無數底筆觸，暗示，柔和底色彩，和全不鮮明，幾乎我們可以說，全不顯著，全不確定底事物，來表現一種遼闊平坦風景的印象及一種模糊且無目的底冒險的方法來的。然而這些輪廓，影像，在我們眼前呈現了一次之後，我們却也能獲得作者所欲給我們的感覺；我們是走進了一種奇異而美麗底經驗，那經驗使我們陶醉，也給我們一點兒神秘之感。

在『書札』中，柴霍甫所『象徵』所『提示』，但並非『描寫』的那次經西伯利亞赴遠東(Shalin)。啊！這些討厭底俄國固有名稱的辦法！你們差不多不認識 Shalin 即是附近滿洲的大島呢。在文明國家的地圖上，牠是被稱爲 Sakhalin 或 Sakhalin 的。)



「不錯，很愉快的人，當我把他的頭蓋骨鋸開來了的時候……」

「把頭蓋骨鋸開的麼，你？」

「是，以警察的資格幹的。亞列漢羅夫同我是很親密的來往過人，所以這是我一輩子中所發生的最無情的事件之一。」

「究竟他是怎麼死的？」

「同生着的時候一樣，也不曉得愁也不曉得苦，也沒講誰哭過，就死了。」

「這就是生在三四世紀前的，我非常敬慕的哲人孟特紐的理想。這哲人曾冀望死在旅館裏面。他說：『我們應該同着親近的人們一塊兒活着一塊兒死，應該到完全不認識的人們的地方去生病去死。』」

「亞列漢羅夫不論到那裏，他的性情是未嘗與胡鬧的愉快離開過的。」

「大凡在一切愉快之中，胡鬧的愉快要算是最大的愉快。所謂小兒的，農夫們的野蠻人的愉快，這都是最近於自然的東西的愉快。但是，亞列漢羅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是一個身材很高，很胖，頭頸很粗，頭很小的人。」

「有錢麼？」

「算得夠用吧。不過是財產都被消遣和旅行用去了。當死的時候，只剩得一點兒了，算是恰當其時地迎接去了。」

「沒有小孩麼？」

「他是獨身者，並說過永傳家嗣這事是非他所願的話。」

「關於這一點也與我方才說的那位哲人相近。這位孟特紐也是未曾希望過子孫的繁榮的。他寫道：『當余逝世後，任他變遷，余心殊安。』」

「亞列漢羅夫旅行麼？」

華北日報副刊

五

「常到馬德里去過。末尾，在馬德里也很使人面熟。有一天，前一個咖啡店裏他宣佈自己招待在座的所有客人。於是客人們都爭着問起來：『是誰招待我們呀？誰呀？』那時，先生也不管衆人看着笑站在食桌上，連綴着與地方不相稱的句子演說起來了。」

「大概是因酒在助威吧。」

「不，他並不是喝過酒到醉的人。他所愛的，倒是不斷的吃吃笑笑的東西，他死的原因也就在這一點。」

「是腦部血死的麼？」

「是。有一天晚上，我們談笑着，坐在從前的俱樂部裏：您知道從前的俱樂部麼？」

「不知道。」

「這已經很以前就沒有了。有一天晚上我們在這裏吃晚飯，但是亞列漢羅夫沒有來，因這大家都覺得無聊。但亞列漢羅夫是不來就會完事的。一下工夫，他就出現門口了。於是大家都馬上高興起來了……我記得很清楚，當吃完晚飯，喝咖啡的時刻，我拿一個杯子注上喇姆水遞給了亞列漢羅夫。他接着在手裏放了一下工夫，就乾乾淨淨地喝完了，把杯子從口唇離開的時候，響着，表示這好喝的樣子，對我這樣說道：『這條伙，好像毒藥呀。』他這句話還貼在我耳朵上沒有忘掉哩。」

「爲什麼，要說這種話呢？」

「那倒不知道。大概是一種不可說明的預兆吧。喇姆水並不與平常不同，我們也都喝了的……這時候已經是夜裏一點鐘。我於是離開了這裏，因爲不願意睡覺。『明天再會吧』，我對亞列漢羅夫這樣說了。『上這裏來麼』，他問了我。『啊，晚飯後』，我

華北日報副刊

六

「答覆了。同伙中的三四個人同我一塊出來了。但是亞列漢羅夫與兩個頂頂受寵的人還留在那裏。」

「以後，怎麼樣了呢？」

「談談天，喝喝酒。以後的事情我就就不知道。俱樂部裏的茶房常常對我說過。亞列漢羅夫與這些伙伴集在一塊兒的時候，他末尾必定要跳起自編的舞來的。」

「他編過舞的麼？」

「雖說編舞，也是極簡單的事體。只是跳幾跳轉幾轉就是了，那天晚上他也跳了。如果旁邊的人們打手拍子，唱歌的時候，他就要把肥胖的身子擺在大家面前，跳起來，轉起來。但是，在很久的時間把舞剛一跳完，馬上就要離開，跑到餐室邊去。一坐在椅背上就把身體擺在大理石板上，手裏攥住腦袋，把眼閉起來的。」

「別的人們不會覺得奇怪麼？」

「沒有，一點也未嘗覺得。因爲大家多少也喝了些，並且亞列漢羅夫一吃飽了，這是常事。」

「那麼，亞列漢羅夫睡覺的時候，其餘的人怎麼樣呢？」

「散散。亞列漢羅夫一閉眼，就要微微地打起鼾來。『亞列漢羅夫這條伙，就睡在這兒』，各人一面這樣說着，一面出去。於是俱樂部裏的茶房叫老媽把毯子和枕頭拿來，鋪在床上，兩個人便把亞列漢羅夫抬起來，使他躺到床上去。我要對你聲明：當亞列漢羅夫把這回睡的時候，他就已經死了。時常聽人說茶房同老媽兩人想使他醒着，把他抬起來的時候，茶房彷彿這樣說過：『這是什麼一回事！今晚的亞列漢羅夫先生好重呀！』……亞列漢羅夫就這樣過了一宵。第二天茶房到食室裏一看，他還是同昨夜一樣

黎明的悲劇

曉晨

午夜之後，他的病勢愈沉了。

在鄉間，一座南向的屋子，四圍繞了短短的土垣。從這中，可以看見院裏，照在明月之下的葡萄架和龍爪槐，也可以看到遠遠的，掛在藍天上的金星，映着茫然的無際的原野。從這外，陣陣地透進清涼的夜氣來。

屋子，是爲了病人而敞開，因爲他要觀賞這不可多得的良夜。這時候，在土垣的角落裡有虫的鳴聲，在野外的森林裡，有夜鶯在唱着。病人，穿着睡衣，露着胸膛，仰臥在狼藉的枕頭上。坐在床頭的是他的母親。在一條小几上放着杯盤等藥具。點着一枝流着淚的燭，照着病人的灰黃臉色。

「什麼時候了，母親？」

「午夜之後了。」

片刻的沈默之後，母親問：

華北日報副刊

七

「你還喝點水嗎？」

病人不答，閉着無力的眼睛，好像是沈入了深思。母親俯首望着他的面上，顯出憂傷的神情。她終於忍不住了，發出一聲沈重的嘆息。

「是什麼的聲啊，母親？」

「是風的聲吧！」

病人的眼睛睜開了，放着陰森的光芒，母親覺得有點慌張。

「好好地睡吧，在這美麗的夜裏。」母親低聲地安慰。

「究竟是什麼時候了呢，母親？」

「午夜之後啊。」

「不，月亮不是已經顯得灰白了嗎？」

母親慢慢地離開了床頭，走近窗邊，探望着窗的外面。

「有些什麼呢，母親？」

「啊，雲裏花更顯得紅了。」

「龍爪槐也更顯得暗哩。」

「夜鶯在唱嗎？」

「還和着虫聲呢。」

燭花忽然拍地爆了，屋裏忽然亮了起來。這時病人在床上轉動，好像驚悸着似的，提起了精神，母親趕快轉過來坐下，望着病人的眼睛。

「母親，我的病怎樣呢？」

「已經輕減了。」

華北日報副刊

八

你看，那紅的花，不是只有在夜裏才微笑嗎？那綠的樹，不是只有在夜裏才沈思嗎？最幽微的歌聲也是在夜裏……」

話聲停止時，比未說話前更顯得寂靜了。他們默默地聽着，虫聲已止，愈遠愈遠，是還在唱着夜鶯。

「夜將過去嗎？」

「不，夜還正長呢。」

「聽不到夜鶯的歌聲。」

「飛向了更遠的森林吧。」

這時，月光已西，漸漸地變成灰暗。燭光顯得有些微紅，病人的呼吸益見急促。

「黎明即將到來嗎？」

「不，夜將長至無窮呢。」

「月亮已顯得暗了。」

「也許是遮上了陰雲吧。」

病人，顯出恐怖色，又繼續着說下去：

「啊，母親，你的話是錯誤的，黑夜終須消逝，黎明終須降臨，必然的事，白晝將代替了夜色。啊，母親，我感到的恐怖，我的最後的時間到了，母親，讓我緊握着你的手吧。」

母親，極憂傷地伸過她枯黃的手來，病人用顫抖的手把它握取。

「啊，但是，白晝是如何的無味，白晝是如何的可怕呀！它把

是恢復國際平等的地位

「我的病是可以痊愈的嗎？」他露出希望的，疑惑的表情。

「明天就可以痊愈了。」

「但是，母親，這美麗的夜色不是即將過去嗎？」

「……」沒有清楚的回答，只說：『夜還正長呢。』

「不，絕不，我的病是絕不會好了，我的病是無望的了，」他與奮起來。好像要坐起似的，屈起了他的兩腿。母親給他重整了衾枕。

「好好地睡吧，上帝保佑我們。」

「我又如何能睡得穩呢，在這時候。過了上帝——誠然，母親是虔信上帝的，但是，我却不信，上帝何在？如有，也已死去了。我不但不信上帝，就連那些醫生，我對他們也一樣的懷疑。」

他要繼續着說下去，但是他的嘴唇已顫抖了，氣息變得急促了。母親擔心地撫着他的被：『靜靜地睡吧，夜色正好哩。』

「唉，母親，那些醫生，他們可能醫得我的病嗎？」他斷斷續續地說，『而且，他們，就連母親，可知道我是什麼病症嗎？我可能是精神上的錯亂？我可能是身體上的衰弱？不，都不是。我，壯年的我，是少年時代便染了不治之沈疴，是前世紀，更前的世紀，所遺傳給我的！』

「也許是的，但是，好好地睡吧，夜色正好呢。」母親望望窗外，望望病人。

「我為什麼要睡呢，在這美麗的夜裏。讓那些健康的人們去睡吧。至於我是絕不肯睡的。他們說，這便是我的病根，也許是的，但這是不可治的遺傳病了，我愛夜色，我愛在夜裏的一切東西。那怎能讓我睡呢。夜是美好的，他把一切都罩在了神秘的幕裡。」



